

聊齋誌異

会校会注会评本

四



張友鶴輯校

聊齋誌異

會校會注會評本(四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王貨郎

濟南業酒人某翁，遣子小二如

〔校〕抄本作往。

齊河索貫價。

〔校〕青本作價。○〔何註〕貫音世。貫價，除酒價也。史記高祖本紀，常從王媪，武負貫酒。

出西門，見兄阿大。——時大死已久。二驚問：『哥那得來？』答云：『冥府一疑案，須

第一證之。』一作色怨

〔校〕抄本作怒。

訕。

〔何註〕訕，謔也。

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，曰：『官役在此，我豈

自由耶！』但引手招之，不覺從去，盡夜狂奔，至太山下。忽見官衙，方將並入，見羣

衆紛出。皂拱

〔校〕抄本無拱字。

問：『事何如矣？』一人曰：『勿須復入，結矣。』皂乃釋令歸。大

憂弟無資斧。皂思良久，卽引二去，走二三十里，入村，至一家檐下。囑云：『如有人

出，便使相送；如其不肯，便道王貨郎言之矣。』遂去。二冥然而僵。既曉，第主出，

見人死門外，大駭。守移時，微蘇；扶入餌之，始言里居，卽求資送。主人難之。二如

皂言。主人驚絕，急賃

〔校〕抄本作僱。

騎送之

〔校〕青本下有以字。

歸。償之，不受；問其故，亦不言，別而

去。

* 疲 龍

膠州王侍御，出使琉球。舟行海中，忽自雲際墮一巨龍，激水高數丈。龍半浮半沉，仰其首，以舟承領；晴半含，嗒然若喪。闔舟大恐，停橈不敢少動。舟人曰：『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。』王懸勅於上，焚香共祝之。移時，悠然遂逝。舟方行，又一龍墮，如前狀。日凡三四。又踰日，舟人命多備白米，戒曰：『去清水潭不遠矣。如有所見，但糝米於水，寂無譁。』俄至一處，水清澈底。下有羣龍，五色，如盆如甕，條條盡伏。有蜿蜒者，鱗鬣爪牙，歷歷可數。衆神魂俱喪，閉息含眸，不惟不敢窺，並不能動。惟舟人握米自撒。久之，〔校〕抄本見海波深黑，始有呻者。因問擲米之故。答曰：『龍畏蛆，恐入其甲。白米類蛆，故龍見輒伏，舟行其上，可無害也。』〔校〕青本無此篇。

真生

長安士人賈子龍，偶過鄰巷，見一客，風度洒如。〔何註〕洒如，瀟洒出塵之貌。問之，則真生，咸陽

傲寓者也。心慕之。明日，往投刺，適值其亡；〔校〕抄本作出。凡三謁，皆不遇。乃陰使人窺其

在舍而後過之，真走避不出；賈搜之始出。促膝傾談，大相知悅。賈就逆旅，遣僮行

沽。真又善飲，能雅譁，樂甚。酒欲盡，真搜篋出飲器，玉卮無當，〔呂註〕韓非子：堂谿公見韓昭侯曰：人主泄漏翠臣語。

猶玉卮之無當。皇甫謐三部賦序：玉卮無當，雖寶〔何註〕盎然，充滿也。已滿；以小瓊挹〔校〕青本無挹字。取

入壺，並無少減。賈異之，堅求其術。真曰：『我不願相見者，君無他短，但貪心未淨

耳。〔但評〕既知其貪，何以自炫其術？此乃仙家隱術，何能相授。』賈曰：『冤哉！我何貪，問萌

奢想者，徒以貧耳。』〔何評〕如此便是短處。一笑而散。由是〔校〕抄本作此。往來無間，形骸盡忘。每值乏窘，

真輒出黑石一塊，吹呪其上，以磨瓦礫，立刻化為白金，便以贈生；僅足所用，未嘗贏

餘。賈每求益。真曰：『我言君貪，如何，如何！』賈思明告必不可得，將乘其醉睡，

竊石而要之。一日，飲既臥，賈潛起，搜諸「校」青本衣底。眞覺之曰：『子眞喪心，不可

處矣！』「校」抄本遂辭別，移居而去。後年餘，賈遊河干，見一石瑩潔，絕類眞生物。拾

之，珍藏若寶。過數日，眞忽至，「校」青本作「則」然若有所失。賈慰問之。眞曰：『君前

所見，乃仙人點金石也。曩從抱眞子游，彼憐我介，以此相貽。「何評」惟介者能有此醉後失去，隱

卜當在君所。如有還帶「呂註」芝田錄：裴度質狀渺小，相者曰：君不至貴，即當餓死。一日，游香山寺，有婦人以父被

德及物，前途萬里，非某所知也。之恩，不敢忘報。』賈笑曰：『僕生平不敢欺友朋，誠如所卜。但知管仲之

貧者，莫如鮑叔，「呂註」史記，管晏列傳：管仲曰：吾始困時，嘗與鮑叔買，分財利多自與，鮑叔不以我爲貪，知我貧也。君且奈何？』眞請以百金爲贈。

賈曰：『百金非少，但授我口訣，「呂註」岑參詩：早年好金丹，方士傳口訣。一親試之，無憾矣。』眞恐其寡信。賈

曰：『君自「校」青本作是仙人，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！』「校」抄本作乎眞授其訣。賈顧砌上

有巨石，將試之。眞掣其肘，不聽前。賈乃俯掬半甌，置砧上曰：『若此者，非多耶？』

眞乃聽之。賈不磨甌而「校」青本磨砧；眞變色欲與爭，而砧已化爲渾金。反石於眞。眞

有「校」青本下乃字。嘆曰：『業如此，復何言。然妄以福祿加人，必遭天譴。如道我罪，施材百具，

絮衣百領，肯之乎？』賈曰：『僕所以「校」抄本欲得錢者，原非欲窖藏之也。「但評」得錢而不欲窖藏，其方

可以得錢。蓋錢者，泉也，泉以言乎其流通也。守財鹵欲滯塞之，天亦惟有水之，火之，疾病之，盜賊之，而後可以望其流通耳。凡積貨財產，貴其能施賑也，否則君尙視我爲守財鹵。

守錢虜耳。「何註」鹵音魯，又通虜。漢書，電錯傳：攻城屠邑，則得其財鹵，又衛青傳，車輜畜產，畢收爲鹵。耶？」眞喜而去。賈得金，且施且賈；不三年，施

數已滿。眞忽至，握手曰：『君信義人也！別後被「校」青本無被字福神奏帝，削去仙籍；蒙君博

施，今以功德消「校」青本作削罪。願勉之，勿替也。』賈問眞係天上何曹。曰：『我乃有道之

狐耳。出身褻微，不堪孽累，故生平自愛，一毫「校」青本無上二字不敢妄作。』「馮評」今之身微者，愈不自愛，何也？賈爲

設酒，遂與懽飲如初。賈至九十餘，狐猶時至其家。

長山某，賣解信「校」抄本作砒藥，卽垂危，灌之無不活；然祕其方，卽戚好不傳也。

「校」上六字，抄本作不傳人。一日，以株累被逮。妻弟餉食獄中，「校」上四字，抄本作餉獄食。隱置信焉。「校」抄本作砒霜。坐待食

已而後「校」上二字，抄本作乃告之。甲「校」抄本無甲字不信。少頃，腹中潰動，始大驚，罵曰：『畜產速

行！家中雖有藥末，恐道遠難俟；急於城中物色薛荔爲末，「校」上四句，抄本作畜生速向城中物色薛荔爪爲末。清水一

瓊，速「校」抄本無速字將來！』妻弟如其教。迨「校」上三字，抄本作言覓至，某已嘔瀉欲死，急投「校」抄本作服之，

立刻而安。「校」抄本作愈其方自此遂傳。「校」上四字，抄本作始傳。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。「馮評」以方濟人，不費之惠，其妻弟之智慧有取焉。

「何評」世傳呂祖能點鐵成金，以與一貧人，其人不敢。呂祖謂其可與入道，問其所欲，曰：欲得祖師點金

布商

布商某，至青州境，偶入廢寺，見其院宇零落，歎悼不已。僧在側曰：『今如有

〔校〕抄本無今字，青本無有字。

善信，暫起山門，亦佛面之光。』客慨然自〔校〕上三字，抄本作即慨。任。僧喜，邀入方丈，

款待殷勤。

〔馮評〕廢寺不宜輕入，又僧之內房尤萬萬不可輕入。

既而

〔校〕抄本，作僧又。

舉內外殿閣，並請裝修；客辭以〔校〕抄本無以字。不能。

僧固強之，詞色悍怒。客懼，請即傾囊，於是倒裝而出，

〔校〕上十字，抄本作請傾囊倒裝。

悉〔校〕抄本下有以字。

授僧。

將行，〔校〕抄本，作欲出。僧止之曰：『君竭貲實非所願，得毋甘心於我乎？不如先之。』遂握〔校〕抄本作持。

刀相向。

〔校〕青本無上二字。

客哀之

〔校〕抄本，作求。

切，弗

〔校〕抄本，作不。

聽；請自經，許之。逼置暗室而

〔校〕抄本，作且。

迫

促之。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，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，疑之。下馬入寺，前

後冥搜，竟

〔校〕上五字，抄本作遍搜。

不得。至暗室所，嚴扃雙扉，僧不肯開，託以

〔校〕抄本，作有。

妖異。將軍

怒，斬關入，則見客縊梁上。救之，片時

〔校〕抄本無上二字。

復甦，詰得其情。又械問

〔校〕抄本下有僧字。

女

子所在，實則

〔校〕抄本，作爲。

烏有，蓋神佛現化也。殺僧，財物仍以歸客。客益

〔校〕抄本，作重。

募修廟

彭二揜

禹城韓公甫自〔校〕抄本無自字。言：「與邑人彭二揜〔何註〕揜音鑄，刺也。並行於途，忽回首不見之，惟空

蹇隨行。但聞號救〔校〕青本無救字。甚急，細聽則在被囊中。近視囊內纍然，雖則〔校〕抄本無則字。偏重，

亦〔校〕抄本無亦字。不得墮。欲出之，則〔校〕抄本作而。囊口縫紉甚密，以刀斷綫，始見彭犬臥其中。既

出，問何以入，亦茫不自知。〔校〕上十一字，抄本作出而問之，亦不自知其何以入。蓋其家有狐爲祟，事如此類甚多云。」

〔校〕上七字，抄本作乃狐之所爲也。○〔但評〕此狐亦惡作劇。

何仙

長山王公子瑞亭，能以乩卜。

〔呂註〕正韻：乩音雞。說文：卜以問疑也。○按：乩或作卜，與稽同。今人以乩降爲批乩，名曰乩仙，亦曰箕仙，又謂之扶鸞。〔何註〕通典：西國用羊卜，卜師謂之乩。無乩字。

神自稱何仙，爲〔校〕抄本純陽弟子，或謂〔校〕抄本是呂祖所〔校〕抄本跨鶴云。

每降，輒與人論文作詩。李太史質君師事之，丹黃課藝，〔何註〕漢書藝文志有六藝略。理緒明切；太史搢

摩〔校〕抄本成，賴〔校〕抄本何仙力居多焉，因之〔校〕上二字抄本作故。文學士多皈依之。然〔校〕抄本爲人

決疑難事，多憑理，不甚言休咎。〔但評〕易爲卜筮之書，言數甚詳；然盈虧消息，吉凶悔吝，皆以理主之。如二

休咎，亦以理分，如小貞吉，大貞凶；婦人吉，夫子凶。大君有命，小人勿用之類皆是。辛未歲，〔校〕抄本朱文宗〔呂註〕名賦，浙江石門人。案臨濟南，試後，諸友

請決等第。〔校〕抄本何仙索試藝，悉月旦之。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，李固好學深思之

士，衆屬望之，〔校〕座中至望之句，抄本作有樂陵李忭，乃好學深思之士，其相好友在座。因〔校〕抄本出其文，代爲之請。乩註〔校〕抄本云：

『二等。』少間，又書〔校〕抄本云：『適評李生，〔校〕青本據文爲斷。然此生運數〔校〕抄本大

晦，應犯夏楚。異哉！文與數適〔校〕青本不相符，豈文宗不論文耶？諸公少待，試一〔校〕抄本

無一往探之。』少頃，又書云：「我〔校〕抄本無我字。適至提學署中，見文宗公事旁午，所焦慮者殊

不在文也。一切置付〔校〕抄本作之。幕客〔校〕青本、抄本下有客字。六七人，粟生、例監，都在其中，〔何評〕是前

世〔校〕抄本作生。全無根氣，大半餓鬼道中遊魂，乞食於四方者也。〔馮評〕罵得痛。曾在黑暗獄〔呂註〕見西遊記。中

八百年，損其目之精氣，〔何評〕可知。如人久在洞中，乍出，則天地異色，無正明也。〔但評〕天地異色，無正明，

此等全無根氣之人，原不足責，所可怪者，焦慮殊不在文之文宗一切置付之耳。然此輩充滿四方，延之入幕者亦無足責。誰司黑暗獄、餓鬼道，而乃縱之乞食於四方耶？中有一二爲人身所化者，閱卷

分曹，恐不能適相值耳。』衆問挽回之術。書云：「其術至實，人所共曉，何必問？」衆

會其意，以告李。李懼，以文質孫太史子未，〔呂註〕名勳，號錢山，德州人。康熙辛酉解元，乙丑進士，官通政司參議。且訴以兆。太

史贊其文，因〔校〕抄本作爲。解其惑。李以太史海內宗匠，〔校〕抄本無上七字。心益壯，乩語不復置懷。後

〔校〕抄本無後字。案發，竟居四等。太史大駭，取其文復閱之，殊無疵摘。〔何註〕無疵摘，無疵謬可摘也。評云：「石門

公祖，素有文名，必不悠謬至此。是〔校〕抄本作此。必幕中醉漢，不識句讀者所爲。』於是衆益

服何仙之神，共焚香祝謝之。乩書曰：〔校〕抄本作乩文批云。「李生勿以暫時之屈，遂懷慚作。當多寫

試卷，益暴之，明歲可得優等。」李如其教。〔校〕上二字，抄本作言。久之〔校〕抄本作而。署中頗〔校〕抄本作亦。聞，懸

牌特慰之。次歲果列前名，〔校〕抄本作科試果列優等。其靈應如此。〔校〕青本無上五字。

異史氏曰：「幕中多此輩客，無怪京都醜婦巷中，至夕無閒牀也。嗚呼！」

「校」青本無此段，抄本無上二字。

「何評」惠鑾門學使，督學廣東，嘗自言幕中諸友，非聘金五六百者，不敢使之閱四卷，其餘落卷，必親翻閱，故時無棄才，人思自奮。至今粵東人言遊學使之賢者，以鑾門為最。

幕中諸客，其文亦多，然不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其幕中諸客，亦多為鑾所賞。

* 牛 同 人

〔校〕此篇僅見稿本，上半殘缺，
據原目與正文參較，補錄篇名。

（上缺）牛過父室，則翁臥牀上未醒，以此知爲狐。怒曰：「狐可忍也，胡敗我倫！」

關聖號爲「伏魔」，今何在，而任此類橫行！」因作表上玉帝，內微訴關帝之不職。久之，關帝〔校〕上二字似衍文。忽聞空中喊嘶聲，則關帝也。怒叱曰：「書生何得無禮！我豈端掌爲

汝家驅狐耶？若稟訴不行，咎怨何辭矣。」卽令杖牛二十，股肉幾脫。少間，有黑面將軍縛一狐至，牽之而去，其怪遂絕。後二年，濟南游擊女爲狐所惑，百術不能遣。狐語女曰：「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。」游擊亦不知牛何里，無可物色。適提學按臨，牛赴試，在省偶被營兵迭辱，忿愬游擊之門。游擊一聞其名，不勝驚喜，僂僂甚恭。立提兵至，捆責盡法。已，乃實告以情。牛不得已，爲之呈告關帝。俄頃，見金甲神降於其家。狐方在室，顏猝變，現形如犬，遶屋嗅竄。旋出自投階下。神言：「前帝不忍誅，今再犯不赦矣！」繫繫馬頸而去。

神女

米生者，「校」抄本無者字。

閩人，傳者忘其名字，郡邑。

「校」抄本無上六字。

偶入郡，醉過市廛，

「校」抄本作飲醉過市。

聞高門中簫鼓如雷。

「校」上四字，抄本本有簫聲。

問之居人，云是

「校」上六字，抄本本作詢知爲。

開壽筵者，然門庭亦

「校」抄本無亦字。

殊清寂。聽之，笙歌繁響。醉中雅愛樂之，並不問其何家，

「但評」醉中孟浪，乃得良緣，非偶然也。

即街頭市祝

儀，投晚生刺焉。

「馮評」首用晚生帖，何處不可。

或見其衣冠樸陋，便問：「君係此翁何親？」答言：「無

之。」或言：「此流寓者，僑居於此，不審何官，甚貴倨也。既非親屬，將何求？」

「馮評」作一曲。

生聞而悔之，而刺已入矣。

「但評」不速之客，突如其來，固是醉中所爲，然亦有天緣在。

無何，

「校」聽之至無何句，抄本作醉中雅愛笙歌，因就街頭寫晚生刺，封祝壽儀投焉，人間君係此

翁何親，米云並非，人又云，此流寓于此，不審何官，甚屬驕倨，既非親屬，又將何求，生悔之，而刺已投矣，未幾。

兩少年出逆客，

「校」青本，抄本逆作迎，抄本無客字。

華裳眩目，丰采

都雅，「但評」兩少年丰采都雅，不及琉璃屏內裙釵能識貞介士。

揖生入。

見一叟南向坐，東西列數筵，客六七人，皆似貴

胄；見生至，盡

「校」抄本作俱。

起爲禮，叟亦杖而起。生久立，待與周旋，而

「校」抄本無而字。

叟殊不離

席。兩少年致詞曰：「家君衰邁，起拜良艱，

「校」抄本作難。

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

「校」抄本作枉駕。

也。」

生遜謝而罷。「校」抄本無上二字。遂增一筵於上，與叟接席。未幾，女樂作於下。座後設琉璃屏，

以幃內眷。「馮評」屏內美人，隱隱約約，以後方見，卻早伏於此。「但評」屏內有物色人在。鼓吹大作，座客不復可以傾談。「校」上六字，抄本作無諱。筵將

終，兩少年起，各以巨杯勸客，杯可容三斗，生有難色；然見客受，亦受。頃刻四顧，

主客盡醕；生不得已，亦強盡之。少年復斟。生覺憊甚，起而告退。少年強挽其裾。生

大醉過地，「何註」邊音宿，失據而倒也。與離邊之邊不同，邊音逃，遠也。○「馮評」名山傾倒非人推。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，恍然若寤。起視，賓

客盡散，惟一少年捉臂送之，遂別而歸。後再過其門，則已遷去矣。自郡歸，偶適市，

一人自肆中出，招之飲。視之，「校」上二字，抄本作並。不識；姑從之入，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。

「馮評」別取桃陰柳道行。問其人，乃諸姓，市中磨鏡。「何註」磨鏡，徐孺子嘗事江夏黃瓊，瓊歿，徐往會葬，無資，齋磨鏡具而行。者也。問：「何相識？」

曰：「前日上壽者，君識之否？」生言：「校」抄本「不識。」諸言：「校」抄本「予出入其門最稔。

翁，傅姓，但不知。「校」抄本無但字，知下有其字。何省。「校」青本、抄本作籍。何官。先生上壽時，我方在墀下，故識之

也。」日暮，飲散。鮑莊夜死於途。「馮評」畢竟何人殺之，後亦不說明，然亦不必說明。鮑父不識諸，執名訟生。檢得鮑

莊體有重傷，生以謀殺論死，備歷械梏，以諸未獲，罪無申證，頌。「校」青本作訟，抄本作禁。繫之。「校」上七

字，稿本原作姑存疑案，塗改。年餘，直指巡方，廉知其寃，出。「校」抄本之。家中田產蕩盡，而「校」抄本衣巾革